句溪雜著

序

嘉慶庚辰冬先舅氏淩曉樓先生自粵中返里家居授徒卓人年甫舞勺受業於門天資穎悟已具成人之概道光甲申先舅氏客授倪氏卓人遂學於梅君蘊生受詩文之法學日進乙酉春先舅氏復家居閉戸著述精公羊春秋兼通鄭氏禮卓人復從受經飫聞緒論斐然有著述之志洎先舅氏臥病董子祠中令卓人問字於余余學殖荒落於先舅氏無所肖似而公羊禮服之學卓人蚤得其傳遂乃博稽載籍凡有關於何鄭之學者手自抄錄推闡其義所著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實能條

舉舊聞絕無嚮壁虛造之說今歲季夏發行篋中說經
之文若干篇先付諸梓而乞序於余余維漢儒之學經
唐人作疏而其義益晦徐彥疏公羊空言無當賈孔禮
疏亦少發明近人如曲阜孔氏武進劉氏謹守何氏之
說詳義例而畧典禮訓詁歙金氏程氏習鄭氏禮顧其
所著書往往自立新義顯違鄭說先舅氏愁然憂之慨
然發憤其於公羊也思別為義疏章比句櫛以補徐氏
所未逮其於禮也思舉後儒之背鄭氏者一一駁正之
惜晚年病風精力不逮僅成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論百
餘篇卓人行將校文東觀會議石渠讀生平未見之書

以續成先舅氏未竟之志是則余所深望知卓人亦必有樂乎此也癸卯七月儀徵劉文淇識

序

右雜著若干篇卷一卷二癸卯以前作梓於揚卷三卷四壬子冬所輯鐫於京皆燬之賊既從事秋讞伏几匙暇庚申出守滇南未克履任䟽蹤燕晉秦蜀間日與輪跡伍益不遑隸舊業暨養痾緜山行篋無書課讀之餘間有所得莫從是正歸里復檢所弆數萬卷悉成灰燼槁坐斗室耳目枯寂因將前後所存叢爲五卷付之剞氏學殖久蕪於先民無所裨補惟羊叔餘生一靈不泯數十年孜孜所遺未忍懟棄知我者其有以諒我也甲子長至日陳立識於邵伯埭寓

句溪雜箸

句容陳立卓人

卷一

卷五

卷六

先君子雜箸五卷再刻於同治甲子冬乙丑移居江甯丁卯游鄂戊辰游浙己巳由浙歸江甯於鎭江途次棄養汝恭卜葬後謹檢未刻文字請寶應劉先生恭冕儀徵劉君壽曾擇存十四首續刊之爲第六卷孤汝恭謹識

說文諧聲孳生述畧例

古韻之學蔽蝕久矣自鄭庠作古音辨實開古韻之先然止析六部未免於畧昆山顧氏分爲十部援引該洽而九經諸子騷漢以下書乃可讀江徵君又分爲十三部戴編修則爲十六部孔檢討別爲十八部而分陰陽二聲王觀察更爲二十一部段大令定爲十七部劉禮部又爲二十六部休寧所謂古音之學以漸加詳者也然或有意求密而用意大過因思聲音之原起於文字說文諧聲則韻母也歸安姚尚書有說文聲系一書第部次不分無所取擇且於會意諧聲不無岐誤乙未客

京師假館於廣陵汪氏因刺許書中諧聲之文部分而綴敘之以象形指事會意爲母以諧聲爲子其子所諧又卽各綴於子下名曰說文諧聲孳生述其部次以廣韻爲質諸家之或始歌終談或始之終歌或始元終緝皆不敢取恐鑿也不立部首而以一二爲目其部分以顧氏爲主而參以江孔戴段諸家其一部曰東鍾江二部曰冬用孔義也三部曰支佳四部曰脂微齊皆灰五部曰之咍尤之半用段說也七部曰眞臻先八部曰諄文欣魂痕九部曰元寒桓刪山仙亦段義也十部曰蕭幽尤之半十一部曰宵豪用江義也十六曰侯虞之半

用段義也其轉虞入矦則用江說十七曰侵覃凡十八
曰談鹽添咸嚴銜用孔義也而去之祭泰夬廢入之月
曷末鎋薛爲十九部則戴義也緝葉帖合盍洽狎業乏
獨爲一部爲二十部則用孔說其入之屋燭附十六部
沃覺附十部則亦用孔說麥與昔錫之半附三部職德
附五部則用段說質術櫛物迄沒屑附四部則用孔說
而去其月曷以下者也餘如六部爲魚模虞之半麻之
半十二部爲歌戈麻之半十三部爲陽庚十四曰耕青
清十五曰蒸登與入之藥鐸之半錫之半歸十一部陌
昔鐸之半麥之半附六部則皆仍崑山之舊其說文原

闕之音徐氏雖強爲翻切要亦多由臆造則別爲二十一部循不知闕如之旨也其有子母異部如充从育省聲而在一部委从禾聲氏从乀聲狄迹从亦聲而在三部裔从冏聲而在四部兌从㕣聲舌从干聲而在十九部醫从殹聲而在五部莫从茻聲奭从皕聲股从殳聲而在六部諸如此例不可枚舉葢或取雙聲或由轉韻亦分注於各部下以免混同餘如西兼沾誓兀亦讀夐矍亦讀穬仍以本音爲主而以別音附之不以異說淆正也其聲字之誤衍俗字之妄增槩從決汰庶以存淩長眞面目耳

白虎通疏證自序

緬惟端門化帛嬴秦肆破術之謠祕室談經漢氏開獻書之路時則意存罔括志切蒐羅下幣詔於公孫坐安輸於申傳河間眞本競出民間東魯佚編闇來壁下然而詩則魯韓各授書則今古攸區禮溯后蒼慶戴遞傳其緒樂原制氏常山竟絕其傳向歆則父子殊歸毛孟則師生異讀原其授受本別商參稽厥指歸殊淆黑白班氏位參元武生值東京待詔金馬之門珥筆白虎之觀臚羣言之同異衷師說之是非立學官者十有四家著蓺畧者三十八種桼經故訓雜出西州蝌字佚文仍

遺東觀雖一尊之定說未伸而六藝之微言斯在今欲
疏其指受證厥源由暢隱扶微有四難焉葢以石渠典
佚天祿圖湮汝南存異義之名中郎蝕熹平之舊董曹
兵燹劉石憑陵南國淸談欽崇元妙北郊戎馬滅絕典
墳重以妄生難義橫裂聖經高才者蔑肆雌黃末學者
蜿求靑紫而欲溯微文於旣汨尋佚論於久湮紹彼先
民暢玆墜緒其難一也至若緯著百篇讖傳百首鑿度
運樞之說推災玫燿之文敘郊祁則旁徹禮經論始際
則隱符風雅辨殷周文質而春秋義昭剖卦象盈虛而
彖爻指晰雜以占候未底於醇徵諸遺經間合乎契故

皆以讖斷禮以緯儷經內學之稱諒非徒爾迄乎莊老橫流康壺自寶僭僞謬託贋鼎雜陳深信者失之愚矯枉者過其正遂禁絕於天監致燔滅於開皇侯官集遺塵珠畧見華容著錄片羽僅存而欲遠索苞符旁搜星緯求鄭宋之絕學述曹史之元經其難二也昔班氏之入此觀也習魯詩者首重魯恭肄伏書者并崇桓郁景伯則尊精古義丁鴻則兼習今經其述師承咸資採析今則淳于之奏莫考舊聞臨制之章無由資溯師守之源流莫覩專門之姓氏誰尋而欲綜七畧之遺文匯百家之異旨津逮殊迷淵源何自其難三也況其舊入祕

書久同佚典毛公古義莫遇司農楊子元文誰爲沛國
是以魯魚互錯亥豕交差同酒誥之俄空若冬官之闕
畧雖餘姚校正畧可成書武進補遺差堪縷述然亦終
非全璧秪錄羽琌而欲披精論於殘編捃微旨於墜簡
其難四也立質賦顓愚學慚陋俗恥鄉壁之虛造守先
儒之舊聞不揣檮昧爲之疏證凡十二卷秪取疏通無
資辨難仿沖遠作疏之例依河間述義之條析其疑滯
通其結轖集專家之成說廣如綫之師傳口傳耳剽固
未究其枝葉管窺莛擊或有補於涓埃云爾

說禊

丙申四月三日葉筠潭黃樹齋兩鴻臚黃䂓卿徐廉峰兩太史汪孟慈陳頌南兩農部招集同人於京師宣南之江亭行展禊禮孟慈先生刺禊義下詢因為之說曰禊字不見於說文玉篇廣韻始有之而史公已記漢武禊霸上之事徐廣所云三月三日臨水祓除謂之禊是也又蔡中郎注月令天子始乘舟亦謂陽氣和煖禊於名川則禊義之興已久考禊疑古祇作契契有絕缺之義漢毋將隆傳契國威器謂絕國威器也司馬相如封禪文契三神之歡謂缺三神之歡也禊祭取義於絕除

穢惡則古或即叚契為之後因加示為禊耳然經典有
祓無禊祓禊同韻則後世禊字其古祓之變體與周官
女史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
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考古多有因祭
而行祓除者如詩生民以弗無子箋云姜嫄禋祀上帝
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焦喬荅王權所云先契之
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是也則此除惡
之祭周初必於四月或因雩祭而遂行祓除之禮故先
儒說論語或以風乎舞雩為雩祭以冠者童子斥男巫
女巫又鄭注周禮云如今三月時則古不用辰月可知

後世禮移俗變多不得時之正或即行之三月故曾皙
述此事即於莫春則已非周之舊矣春秋時惟鄭國盛
行此禮韓詩序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
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是也後世行此禮者亦不盡用
辰月西京雜記漢高與戚夫人於正月上辰出百子池
邊灌濯以祓妖邪則用寅月漢武八月祓霸上則用酉
月劉公幹魯都賦素秋二七則用申月九歌春蘭秋菊
姱女容與則又春秋並用矣而歷代相沿多以辰月爲
正張平子南都賦莫春之禊元巳之辰荊楚歲時記亦
有三月三日士民出泛江渚爲流杯曲水之飲宋元嘉

齊永明相沿爲故事故顏延之王元長有曲水詩序而王右軍亦於是日修禊山陰也但祓除之禮始必因四月雩祭後改用辰月仍用巳日自魏以後則專以三月三日而上巳之本義亡矣至於摯仲洽徐肇亡女之說固屬不經束廣微周公泛觴之事亦無確證俱置而不論可也

王毛詩之蕑即韓詩之蘭蕑蘭古音同部蕑爲正字蕑爲叚借毛傳云蕑蘭也用本字詁借字也香草之名能辟不祥與今世蘭花之蘭同名異實李時珍所指生水旁下濕處紫莖柔枝赤節綠葉葉對節生有細齒者是也其內則之蘭茝楚辭之紉秋蘭風俗通引禮記之大夫贄蘭詩是物也薛夫子韓詩章句蘭蓮也蓮即蘭非夫渠之實也連聲閒聲同部故澤陂有蕑與蕑樊光注爾雅引作有蒲與蓮也漢書引作菅與蕑蕑亦同部師古曰菅蘭也是也薛氏以蕑詁蘭毛公以蘭詁蕑二名一物無差殊也

書十經文字通正書後

乙未過夏京師於同郡溫君民叔處假得錢氏坫十經文字通正書受而讀之其書取漢魏傳注及史漢引經異同以明古字通叚源委探錄之功可謂勤矣然其紕謬處亦多漢人注經有讀若讀爲當爲諸例仍其本字別取他義讀若讀如是也破其字別其義而仍取諸同部之音即異部而通叚仍相近則讀爲讀曰是也若當作當爲則是形聲之誤不可通叚（本段氏說）錢氏概爲收羅不分畛域其誤一也兩漢經師或由口授或得壁中或獻民間如周禮之故書士禮之今文古文書分伏孔論

語異齊魯皆是其異文譌字亦不過如今之宋本毛本監本之不同耳其中可通者固多然傳寫之錯口語之訛絕不相涉者亦不少錢氏廣爲採錄無所棄取其誤二也漢人引經有以訓詁代本字史記之引尙書兩漢奏疏傳注之引諸經如克之作能以之作用之類不可枚舉然如初首可以訓始不得徑通作始也林烝可以訓君不得徑叚作君也錢氏渾謂叚借形聲不分其誤三也許氏說文多經後人竄定久非汝南元本如引麗乎土之作麗豐其屋之作寷皆是錢氏承譌沿謬喧僞亂眞其誤四也今世所傳漢學惟三禮毛詩公羊春秋

而已外如馬鄭之書京孟荀虞之易三家之詩賈服之
左傳舍人樊光李巡孫炎之爾雅全書雖已亡佚而孤
文隻義見於他書所徵者其異文別讀皆足爲叚借之
資錢氏槩從闕如未經引及其誤五也大抵叚借之道
不外二科同部叚借謂之疊韻異部叚借謂之雙聲非
此皆誤字也但周秦部分嚴於漢魏如東鍾之通冬支
之轉歌脂之轉眞微之轉文之之轉蒸魚元之轉歌汝
南已多破其畛域然通轉之中亦自有一定之限非如
後世之强生枝節妄爲分合轇轕而不通如許敬宗劉
平水諸人也昔人以段錢并舉讀說文斠詮一書已病

其疏畧及讀此書其旁通曲證不可謂於小學無補於音韻之學或有未究去金壇之學遠甚謹條其謬誤者近二百事故識數語於簡末云

答薛介伯論邱區書

介伯仁兄閣下昨接致函論曲禮禮不諱嫌名注一節案彼注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宇邱與區也陸氏音邱區并去求反考邱區求三音迥別求宜入蕭幽等韻邱宜入之咍等韻區宜入虞侯等韻承舉古韻標準音區爲袪由切之說以相示復引方言以一區爲一邱爲證考江氏之說非也由與求可以同韻區與由求萬不可通禮樂記區萌達左傳豆區釜鍾六朝諸儒并音古侯反侯古音胡故羔裘洵直且侯與濡渝爲韻也魏文孟津讌詩高會極歡娛俯臨四達衢珍膳盈豆區以區

與娛衢竽紆驅等爲韻故凡从區得聲者如漚鷗歐等字俱宜入虞侯部也若由則當在蕭幽等韻禮運故飲食有由也與事有守事可復行可考以爲奧爲韻故凡从由得聲如油軸迪等字皆宜併入蕭幽等韻也若邱从由得聲如油軸迪等字皆宜併入蕭幽等韻也若邱字則當音去其切易渙有邱與思韻左傳敗于宗邱與師韻此則見之詩易諸經有韻之文者也至方言自一聲之轉故或可通呼誠如足下所謂不得據爲同部是也且鄭氏云音聲相近不云音聲相同葢字禹爲疊韻邱區爲雙聲也陸氏之失固不足責江氏從而和之不可謂非千慮之失也至如由字說文所無自宜爲甹之

古文江鄭堂說求本爲古文裘而與裘韻異部裘字於詩此當入之韻

又古韻之不可解者也

兄弟昭穆議

昭穆之說先儒聚訟而於兄弟爲後者尤多結轖其要則一以爲兄弟同昭穆一以爲兄弟異昭穆至東晉賀循遂創兄弟不相爲後之說以定東晉廟制愚以爲殷周異制故論有互岐也春秋家說云殷道親親先立弟周道尊尊先立子考殷之世次外丙與仲壬沃丁與大庚小甲與雍己大戊等皆兄終弟及至陽甲般庚小辛小乙皆兄弟四人迭爲君若兄弟別昭穆則武丁之祀上不及祖無是理也以服制斷之殷之廟制當兄弟同昭穆檀弓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

其叔父也伯文殷諸侯也上下既各以其親不降旁期之服則上準天子之制知外丙沃丁小甲等崩仲壬太庚雍已等亦祗爲之期矣本不必純君臣之分則其不嫌於同昭穆可知若周制父死子繼其兄弟相及本出於一時之變禮先君無子若孫不得已而取諸昆弟更無昆弟若昆弟之子卽嗣以伯叔父諸功緦親亦無不可諸侯天子以國體爲重不必顧其私親故也且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故天子諸侯絕旁期而族人亦不得以其戚戚君則凡屬服親皆同臣子臣之繼君猶子繼父則以弟嗣

兄卽以子承禰故文公逆祀先僖後閔春秋譏之傳曰何以譏先禰而後祖也不然閔之於文叔父也何祖爲爲僖旣禰之文不得不祖之祖禰異分則昭穆異廟然則殷人四親廟以世次爲序廟則四而主不必祗四周人四親廟以世及爲序一廟一主親盡則毀故文公所祀止桓莊閔僖而已說者以閔僖同昭穆隱桓同昭穆則文公之祀上及惠公若二主共廟則與廟無二主之制乖若主別爲廟則與諸侯五廟之制剌且生爲君臣沒爲昆弟亦無是理也是以春秋書桓宮僖宮災桓與隱同昭穆而桓獨有廟僖與閔同昭穆而僖獨有廟是

兄弟異昭穆可知要之隱閔可弟兄桓僖桓僖不得兄弟隱閔猶春秋母弟稱弟出之於上則爲發乎情母弟不自弟行之於下則爲止乎禮義焉若大夫無子則不得取諸昆弟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但取諸小宗之子行爲嗣嬰齊以弟後兄歸父春秋譏而書之曰仲不與其公孫之號也包慎言曰以嬰齊後歸父此魯禮之末失魯人以襄仲弑君之罪當絕而歸父進退有禮不欲絕其嗣于魯故以嬰齊後之春秋仍以書之曰仲一以正昭穆一以見亂臣之不宜有後耳

大夫不世而又有合族之道故必以大宗爲本雖士爲大夫宗子爲士而不敢降其宗故喪服經爲大夫爲宗子制服也所謂大夫不奪宗也若由大夫而後諸侯則

不與本宗族親爲宗所謂諸侯奪宗也諸侯世故也此則天子諸侯與卿大夫士之殊焉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世及之制仍從周禮所謂損益百王而爲後世法也

書張純傳後

世祖初廟制未定以高帝爲始祖文帝爲大宗武帝爲世宗以舂陵至南頓爲四親廟張純議以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旣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義於是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四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案純等此論可謂泥讀禮經矣禮斬衰章爲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子取支子入承石渠禮議戴聖所云小宗可絕大宗

不可絕是也喪服傳云嫡子不得後大宗說非大夫士必取諸殁者之子行爲後天子諸侯則雖以兄後弟以叔後姪皆可以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而封君之孫又盡臣諸父昆弟故也故歷代以大禮爭議者三漢哀帝宋英宗明世宗也哀帝世宗以藩王入繼英宗以藩王子入繼而哀帝英宗於成帝仁宗時立爲子世宗則於武宗崩後入繼情事微殊以禮斷之皆宜援服斬之例馬季長云受人宗廟之重故三年故師丹司馬光等持論甚正而論明季事者或猶援方獻夫之疏方獻夫謂仁宗嘗育英宗于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是孝宗未嘗立陛下爲後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云云以爲千古不易之論夫世宗

雖未立爲子要皆孝武之臣也臣子一例皆三年故春秋以桓後隱以僖後閔公羊傳曰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注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又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則爲世宗者既以支子入承當以祖宗爲重不得顧其私親自宜稱武宗而祖孝宗則卽以孝宗爲考已屬非禮矣而其詔乃云奉皇兄遺詔入嗣宗祧皇而稱兄不經莫甚若漢光武則承王莽移祚之後易姓改物十有八年撥亂反正雖云中興實同崛起考王制疏云非別子而爲大祖者一是別子初身爲大夫中閒廢退遠世子孫崛

起則不必立別子爲大祖誠以祖有功而宗有德別子於後世無功猶不必祖之況光武非受重平帝者也而忽近遺本生遠追宣元而下乎若如純等之議則光武亦哀平臣子也亦當上繼平帝亦不得遠嗣元帝爲父而成哀以下命有司祀之若以世次於成帝爲弟則所謂四親廟者高曾祖考也上繼元帝是有祖考而無高曾而成哀以下之親廟又當作何稱乎可謂進退失據矣又王制疏云異姓諸侯受封初封即得立五廟則亦猶天子之追王也然則以禮經定東漢廟制宜以高帝爲受命祖不毀舂陵以下爲四親廟明章和安之世舂

陵以下迭毁殤帝立未踰年不立廟鄭氏駁五經異義說故不數少帝又殤亦不數順帝世光武當毁以爲東漢始祖自宜如文武世室不毁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或宜如殷三宗周成宣亦不毁其餘則合祭時祔陳於高廟可也然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例之或即立景帝廟亦可而長沙定王又爲別子之始或亦如周魯之特廟可耳

路寢孔碩辨

詩閟宮卒章路寢孔碩注疏皆以路寢爲人君之正寢愚竊以爲未然寢有二有人君朝後之寢在路朝後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路寢一小寢五是也有廟後之寢隸僕掌五寢之埽除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是也此詩上下皆美新廟之事無緣此句獨言及居室況朝後之寢爲人君出入燕息之所故莊公薨於路寢春秋美其得正亦不必俟僖公脩復且居寢孔碩亦不足爲僖公美則此路寢當爲廟後之寢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又隸僕

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路有大訓知路寢卽大寢也當爲伯禽廟寢詩文多互文見義詠閟宮則凡文王周公之特廟可知矣詠路寢則五廟之寢可知矣詠新廟則閔公以上親廟及大祖廟可知矣

旣伯旣禱解

詩吉日旣伯旣禱爾雅釋之爲馬祭毛傳宗之以伯爲馬祖郭景純取以說爾雅案伯爲馬祖不知所據而馬祖旣禡伯因即以伯爲祭馬祖之名亦似不辭疑伯即禡字之借說文引作旣禡旣禱蓋三家詩如此禡字从馬音義相兼應仲遠漢書注云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蓋師行必先馬祭名之曰禡因即統謂師祭曰禡說文禡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是其引申義也禡祭之中當兼有馬祖先牧馬社馬步諸神未必如孔疏之專祭房星也禡伯古音同部肆

師表貉漢鼓吹曲作表禡甸祝表貉注云杜子春讀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是禡伯貉古音義皆通禡其正字伯貉皆叚借也禱者說文引作禂訓云禂牲馬祭也考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訓禂爲禱葢禱之中兼有禂牲之義故兩詠之焉

說文母猴說

說文犬部猴下曰夒也夊部夒下曰獸也一名母猴爪部爲下曰母猴也犬部玃下曰大母猴也然則猴也夒也爲也玃也一物也而皆可目爲母猴由部禺下曰母猴屬犬部猶下曰玃屬狙下亦曰玃屬虫部蜼下曰禺屬蓋皆與猴種相類而微别故陸佃據柳子厚之言曰蜼靜而猴躁其性迥殊其實對文異散則通也母猴一曰沐猴項羽傳楚人沐猴而冠是一曰獼猴樂記注獶獼猴也獶卽夒之别體案沐獼皆母之轉音母非猴名母其呼猴者之語詞也長言之曰母猴短言之則曰猴

猶越之名於越吳之名句吳也故夒下曰母猴猴下則曰夒轉注爲訓物名巳晰段氏猴下注謂夒上當有母猴二字毋亦誤仞母猴爲猴之別名與蓋夒下曰一名母猴猶曰一名猴也𣪊下曰食母猴猶曰食猴也且爾雅鳥獸多以父母字爲語詞如麢父麢足卽麢麢足也玃父善顧卽玃善顧也鴽鴾母卽鴽鴾也不獨此也隹其鳺鴀卽隹鳺鴀也舍人云隹一名夫不見左疏鸒斯鵯鶋卽鸒鵯鶋也毛傳鸒卑居威夷長脊卽夷長脊也夷說文作虒廣韻虒似虎有角蓋方音緩急故呼謂殊異必求其義以釋之則鑿矣邵氏雅疏謂沐猴老者爲玃故許氏以玃爲母猴是直以母

解作父母之母矣似非

魯讀崔爲高說

一切經音義引鄭氏論語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是則魯論作高古論作崔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弒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也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弒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文子歷至諸邦蓋見其柄國者亦多孱弱庸徒故曰猶吾大夫高子耳論衡別通論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正用魯

論之意其首句自當作崔子曾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
而誤鄭氏考齊魯古爲之注故以古論定魯論也但鄭
注已佚下兩言高子未知鄭本若何耳考左傳襄六年
高厚崔杼定其田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九年
齊高止出奔北燕注止厚子可見高氏之不振矣

鄭伯男也說

左傳昭十三年鄭伯男也自來解者不明鄭衆伏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然周制男服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正義說）況與從公侯之貢語義無涉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然子產因爭貢而忿言及南面之君亦無謂鄭志謂男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亦無据周語鄭伯男也王肅兩注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詞也亦屬臆見杜預注則以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差爲可從而孔疏亦未能確疏考公羊桓十一年傳云春秋伯子

男一也詞無所貶王制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又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疑古晉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故左傳僖九年云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明公與侯皆降等从伯子男之稱矣其曰子者亦有二義一則白虎通引或說曰合從子貴中也一則何休注公羊云皆從子夷狄進爵為子是也要之伯與子男俱為一等故僖二十九年左傳云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明公與侯尊不敢與會伯子男卑故可是亦以三爵為一等此云鄭伯男也言鄭國伯爵猶之男也舉其尊卑者自承與爭貴之意似合二傳之

說本無差異其周禮之五等孟子之伯一位葢古籍散亡不無所聞異詞耳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議

儀禮喪服緦衰章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注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于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或謂然則不接見者不當有服乎諸侯爲天子斬衰其臣不當從服期乎愚以爲此說非也從服有六而諸侯之大夫服天子不在其中卽以爲從服是亦從重而輕者也諸侯之大夫於天子與大夫之臣於諸侯同大夫之臣無見諸侯之事故絕而無服諸侯之大夫時有接見之誼故但隆以緦衰則此服本在五服外第生於接

見之恩耳故粗其升而細其縷可謂斟酌盡善矣若以
諸侯服斬其臣應從服期則大夫於諸侯亦服斬其臣
亦宜從服期矣則記文但云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足
矣又何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乎諸侯之臣既可以
之大夫則王朝之臣亦可以仕諸侯故白虎通云天子
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是天子之臣亦有
違而仕諸侯者其亦不得服舊君明矣大夫與陪臣於
天子諸侯有舊君之恩者且不得伸其私服况絶無君
臣之誼者乎夫聖人非不知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特以
古王侯皆分土而治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特重其本

君之服欲其專意於所事且以杜其覬覦上越之私耳齊衰三月章曰庶人爲國君夫特別之以國君知其不得爲天子矣故注亦云天子圻內人服天子亦如之也然則諸侯大夫既葬後其臣即吉服乎昔荀訥荅劉系之曰子婦爲姑既周除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則諸侯大夫之臣於王侯葬後亦宜素服可耳是以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王朝諸侯之命卿雖尊而不得爲天子服正服又所以一臣心以此坊民猶有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家臣而欲張公室者

皇后降服議

通典魏田瓊云諸侯女爲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爲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吳射慈云諸侯之女爲天子后爲天王之親服隨天王降一等諸侯之女爲后爲其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服齊衰其宗子亦不降案二說皆禮經所不取也禮天子諸侯絕旁期所服者惟妻長子嫡婦左氏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也謂王后與大子也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臣之則無服司服之錫衰疑衰皆非五服之正也天子所不服而與尊者一

體之王后服之與天子自絕其期而王后顧服其私親之旁期與春秋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猶王者之不臣妻父母耳非必天子服以緦王后服以期也故鄭氏伏后議云女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于天子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今不其亭侯完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后父仍從臣禮則無服可知夫祭必夫婦親之衰絰非所以接弁冕也王后之父於后爲父於天子則臣也以臣下私親之喪廢一時賓祭之重不亦傎乎況諸侯尊宗大夫

不奪宗故大夫士之妻不敢降其宗者以婦人有歸宗之義耳若王后則有廢無出無宗可歸而射氏乃有宗子不降之說並謂王后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亦期直以大夫士之禮律天子矣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則王后私親亦當援爲君之妻之服服王后不得仍服其親服可明所以大一統而肅王制也至有謂外祖父母母族之正統妻之父母妻族之正統母妻與已尊同母妻所不降已亦不敢降者夫妻之不降爲其其事宗廟長子嫡婦之不降爲其將所傳重若外祖父母妻父母皆緦親耳外祖父母以名加至小功所謂外親不過緦麻

也而壻與外舅又爲報服然則天子不降后父緦而后父亦爲天子緦乎此必無之禮也則以禮斷之天子諸侯於外親皆無服與大夫士服制懸殊婦人外成以所天爲重亦不得顧其私親服本服如邦人也而雜記有妾爲女君之黨服者或爲從無服而有服者之制鄭氏雖據以難公妾大夫之妾爲其母傳似未可援爲定論也

附包孟開先生說

春秋之義天子不臣后父諸侯絕旁期而女子適諸侯者仍爲之服以其尊同也天子女適二王後者天

子仍爲之服見于何氏公羊注以此例之天子于后父似不得無服則后之于父可知鄭君駁傳之言未可厚非也　又案不杖期章公妾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子尊不加于父母此傳似誤矣言案女君皆諸侯之子其父母尊與已等女君應同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之服此傳所言葢据大夫女之爲夫人者言公羊言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諸侯之尊境內皆其臣子而夫人之父爲君所不臣內娶

則嫌且妻黨持權以疏間親亂之道也故禮諸侯不得娶大夫女春秋之季諸侯不循禮度內娶者國國皆有而服制亦改于是有以女君而降其父母者降其父母非以貶父母明純臣之義也天子尊無二上而諸侯與天子不純臣非大夫之與諸侯比且天子非諸侯莫婚非同諸侯之溺情而下與大夫比者可同日語爲天王后而父母之服不降君子不奪人親也大夫女爲夫人而降其父母者奪其親以明尊且以防進女後宮而結奧援之漸也言各有當鄭氏所言特引而不發耳

為人後者服其本親議

禮經爲人後者爲其本親之服凡四見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殤小功章爲其昆弟之長殤記凡一見爲人後者爲其兄弟降一等報案此喪服之省文著義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而段氏玉裁則謂是四條者本親之服即盡於此說云由其父母而上之雖祖父母曾祖父母不服也由其父母而旁之雖世父母叔父母姑不服也由其昆弟而旁之雖從父昆弟從父姊妹不服也況卑於此疏於此者乎況外親乎此謂絕

族無施服也愚竊以爲未然降服有四出降其一則爲人後者與女子子是也女子子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二傳皆曰不敢降其祖也夫女子子在室三年適人期欲其專意於所天耳子爲父母三年出後則期亦爲欲專意於所後耳適人者不敢降其祖若出而後人者顧絶其本生正統之親與況古人亦止不貳斬耳不云不二期也有何二本並立之嫌也至於旁親之服昆弟丈夫之至親者也姊妹婦人之至親者也舉昆弟則上而世叔父母從祖父母從祖祖父母下而昆弟之子旁而從父昆弟從祖昆弟賅此矣舉姊妹則上

而姑旁而從父姊妹下而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賤之
矣舉昆弟之長殤則凡有服之殤皆不得絕其服矣而
猶慮有不備也故記文足之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
等報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降一等則緦鄭云兄弟
猶言族親也則內而諸祖父母從祖昆弟外而外祖父
母從母皆括之矣則外親亦非無服也疏遠者如此則
親近者可知於是知其說之難通也又改兄弟爲其昆
弟三字毋乃改經從已乎段氏又引爲出母期不爲外
祖父母服尤爲儗不於倫矣夫母與廟絕母子至親無
絕道故爲之期若爲父後則絕所謂與尊者一體不敢

服其私親也與爲後者之例迥別段又謂絶族無施服夫絶族之說止可施之異姓以支子後大宗不得爲絶族也善乎程氏瑤田曰後大宗以收族蓋收其繼別以下之族本親包在其中不可以絶族目之也統而論之所後者不必定爲何親期功緦麻以及絶屬者皆可而服本親父母一以期爲斷蓋至親以期斷故特降其加隆之服所謂仁至義盡也餘親則皆以出降一等亦所以厚本親也若宗子於五屬內者則依其本服宗子爲大夫族人爲士者降一等絶屬者無服惟爲後者服本親不得依宗子爲族人之例而族人爲宗子有期親者

服以期大小功則齊衰三月後受以大功衰九月與小功衰五月緦麻與絕屬同齊衰三月其本親服爲後者亦不得依族人爲宗子之例故鄭氏記注云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也是也

答周西瀍爲妻杖不杖議

前在省垣承詢妻喪杖不杖之別時客中無書略述所識茲特爲足下詳之喪服記妻服有二一見齊衰期章曰妻傳曰何以期也妻至親也一見齊衰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嫡子爲妻傳云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鄭氏於齊衰期章注曰嫡子父在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引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太子嫡婦注又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然則父在爲妻不杖唯嫡子矣以父爲之主也若庶子則雖父在亦杖以庶婦卑故不爲之喪主子得以杖喪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

即位可也而敖繼公創不分嫡庶之說注不可信小記經文亦不可信乎然父在庶子爲妻杖亦止士以下耳若大夫之庶子爲妻在大功章爲尊者所厭則亦不杖蓋與嫡子之不杖名同而實異故不杖章特著之曰大夫之嫡子也小記又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嫡子同注云爲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伸也此即據服問君所主夫人太子嫡婦之文明重嫡之義自天子達也今律文不分嫡庶父在皆不杖者古者世爵世祿則有宗法故嚴嫡庶之別後代宗法既廢故嫡庶可以從同此古今禮之不同也其父沒

母在亦宜用杖期服以母不可主嫡婦之喪故爲妻得杖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明母在得杖矣又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得禫即得杖矣今律文父沒母在亦不杖與古殊此亦禮文沿革之不同也

春秋王魯說

孟子之說春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氏於前注曰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於後注曰其義史記之義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明乎設之義竊取之義可無疑於今文春秋王魯之說矣隱元年何君注曰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又云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然則王魯者託王於魯非以魯為王也孔子當世衰道微

之世懼王道之熄滅作春秋以撥亂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以匹夫行天子之權不能無所寄曾者父母之國也有所見有所聞有所傳聞較百二十國寶書爲信故据以爲本而以行賞罰施黜陟焉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也殷繼夏周繼殷春秋繼周故以隱爲受命王春秋之隱公則周之文王也故儀父慕義則字之宿男與盟則卒之滕薛來朝則褒之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於所見世著治太平僅於譏二名人道浹王道備功至於獲麟故麟於周爲異於春秋

爲瑞周南之麟趾召南之騶虞猶斯道也故鄭氏詩譜云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孔仲達申之曰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是也然則君人者能繼天奉元養成萬物行春秋之道則可以撥亂則可以反正則可以獲麟故麟之瑞於魯爲春秋之魯言之非爲衰周之魯言之也王魯故新周新周故故宋黜杞所謂異義非常可怪之論此也所謂知我罪我此也若徒以春秋爲魯史記之別名則一記載佔畢之徒了此矣何至筆則筆削則削而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哉善

乎劉君申受之言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薪蒸之屬可宣火之明而無與火之德又包君孟開言曰凡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方之於周此二百四十二年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延而業隆太平則十二公皆筌蹄也繹乎此而七十子之微言大義昭然若揭彼杜范之徒嘵嘵不已眞所謂瞽者不可與言日月之明聾者不可與聞雷霆之聲也

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述

喪服記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魏本于作爲注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敖繼公云此爲兄弟於本服降一等止謂同父者也禮爲宗子服自大功之親以至親盡者皆齊衰但有月數之異耳此報云者昆弟與姊妹在室者但視其爲巳之月算也而服亦齊衰惟姊妹適人者則報以小功也按敖氏之說非是同父之親止可謂之昆弟不可爲兄弟喪服凡稱兄弟皆疏遠之親故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也記中如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又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

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又君之所為兄弟服又夫之所為兄弟服兄弟服猶言小功以下之服非謂為兄弟服也皆為疏族之親烏得與昆弟混昆弟在大功章所謂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是也記者恐小功以下不降也故於此足之敖氏疑大功以至親盡為宗子皆齊衰此若小功之下則不得為宗子以小功之服此由泥于報字之義此所云報名報而實非報也何者支子出繼大宗於其本親之服皆降一等如小功則降緦緦則無服若小功緦之親服出後之人則應如小功緦服宗子之本服而遞降矣與宗

子小功之親者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
有緦麻之親者與絕屬者同鄭氏注此本服也若降服則
小功與緦皆降同齊衰三月矣蓋報者報之以降期大
功亦然非謂宗子降服在小功伊亦報以小功宗子降
服緦麻伊亦報以緦麻與凡人之報不同也亦如律共
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也記又云
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諸儒疑小功以下爲兄弟
不得更稱兄弟之子援通典賀循議引作于所爲後之
子兄弟若子證今本之譌程瑤田云所爲後之子設言
所後者之眞子也眞子之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今爲

之服如眞子一般故云若子蓋謂宗子爲所後者之子之兄弟之親如所後者之子其實宗子自持小功緦之本服小功之親仍當齊衰三月受以小功衰五月緦之親仍當齊衰三月亦各服其服近于報而實非報也

三年導服說

說文谷部㐁古文㐁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沾一曰讀若誓弼字从此又木部棪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又穴部㝿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按禮經有禫無導鄭君士虞禮注云古文禫或爲導又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皆作道則禫者今文導道者古文許君多本古文說故也說者以㐁與導爲雙聲故得通讀然棪爲以冄切㝿爲式針切與導聲不相涉也葢㐁在咸韻轉平聲則入侵覃諸韻導在號韻轉平聲則爲蕭幽諸韻古侵覃等部與蕭幽等部閒有通讀之字如荀子禮論

云道及士大夫注史記作蹈又作啗按今史記禮書正作臽函啗皆與西韻者也詩白華念子懆懆釋文懆亦作慘又北山或慘慘劬勞釋文云亦作懆漢書西域傳注劉本作剡參與西亦韻而讀若梟則又以蕭幽與肴豪韻近輾轉得通者也西之讀導其猶此與然則不讀於西之下而讀於囪之下者蓋古文字省囪爲舌皃本義也而亦借義爲竹上皮音如甜者本音也而亦借音爲沾與誓後造西字專爲舌皃之訓音止他念切不必兼沾誓之讀與竹上皮之義矣亦如屮下云古文以爲艸字疋下云古文以爲詩大雅字亦以爲足字丂下云

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㒸下云古文以爲顯字而皆不必讀丂如艸讀屮如足讀疋如亏讀丂如顯讀㒸而音義自可叚借亦以古文字省故也然則弻字古當作弻今作弻亦隨今文而省也今說文示部有禫字段氏以爲後人所加按許氏三引導服皆不作禫則段氏之說信矣

吾友李賓虞黃愼臺薛介伯皆有說未知異同若何也